

由「印經功德」談佛經流通的真實義

釋白正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藏主

【提要】本文針對一般人常言的「印經功德」作一探源，以解析「印經功德」發展的演變。從書寫、雕刻、印刷經典，以至今日為眾人所知的「印經」，是與時代載體的演變有關，透過引經據典及歷來祖師大德對印經功德的看法做闡述，從中歸納佛經流通的真實意義：在於弘揚佛法，令正法久住世間；具足正信，體證如來妙意；開發眾生的智慧，非執著於功德。

關鍵詞：印經功德；佛經流通；寫經；抄經；刻經

一、前言

我們常在車站、素食店、醫院等多人聚集的公共場所，看到擺滿了很多佛教經典、圖書，供人取閱、流通。不免讓人好奇：為什麼有善心人士願意出資印製佛經、善書來流通？他們這種善行的主要動機是什麼？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嗎？

另一方面，在人生歷程中遇到瓶頸或困惑之時，又常聽到：「想要改運、消災，那就『印經』吧！」諸如此類的訊息，又不免讓人思索：「印經」為什麼那麼神奇，能消災免厄呢？「印經」與「消災」這兩個乍看之下南轅北轍的概念，又怎麼會相互關連呢？

因此，本文首先嘗試由中國佛教的經典和史

料中，尋找佛教印經概念的起源，以便明瞭「印經功德」概念的出處；其次，本文解析中國歷代祖師推廣「印經功德」的文宣，從中瞭解「印經功德」對大眾信仰佛教的影響。希望經由這兩個面向交互映照，幫助我們理解「印經功德」和「流通佛書」的真實義。

二、「印經功德」之溯源

今溯源佛教「印經功德」，則要先瞭解佛教的傳播。在佛世時代，佛陀說法並無文字記載，佛經透過文字的記載是在佛入滅二百年之後。（註1）佛經的出現是經過多次的結集，透過譯經、編纂過程，我們才得以看到佛經中記載「書寫」有



功德的經文。

佛教的教主——釋迦牟尼佛，修行慈悲與智慧圓滿，是世間與出世間的大醫王，佛陀的修行經驗，告訴我們生老病死的真理，教導眾生如何離苦得樂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八十〈入法界品第三十九〉對於佛陀功德的讚揚：「剎塵心念可數知，大海中水可飲盡，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能盡說佛功德。」（註2）

而「佛經功德」之偉大，由佛典中經名出現「功德」之字詞來看，如《大正藏》所收錄的經典，以「功德經」為名的有：《佛說信佛功德經》、《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》、《佛說造塔功德經》等25種。

「功德」（梵語 *guna*）一詞，乃功能福德之義。有關此一詞之義趣，在佛教的解釋很多，諸經論多有異說，茲列舉如下：

《大乘義章》卷九：「言功德，功謂功能，善有資潤福利之功，故名為功；此功是其善行家德，名為功德。」（註3）

《維摩義記》卷第一本：「功德者，亦名福德，福謂福利，善能資潤福利行人，故名為福。……功謂功能，善有資潤利益之功，故名為功。」（註4）

《仁王般若經疏》卷上一：「功德者，施功名功，歸已曰德，亦云忘功遺德故云功德也。」（註5）

《勝鬘寶窟》卷上：「惡盡曰功，善滿稱德。又德者，得也；修功所得，故名功德也。」（註6）

歸納上述，「功德」簡而言之是指行善所獲得的果報。

關於記載「書寫」有功德的經文，在原始佛教經典中，如《增壹阿含經》卷一〈序品第一〉

云：「若有書寫經卷者，繒綵花蓋持供養，此福無量不可計。」（註7）。

在大乘佛教初期的經典中，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一百〈攝受品第二十九〉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不離一切智智心，以無所得為方便，常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受持、讀誦、精勤修學、如理思惟、書寫、解說、廣令流布，我等常隨恭敬擁衛，不令一切災橫侵惱。」（註8）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十八〈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第二十一〉：「若有人能書寫佛經，為護法故，以無量億僮僕淨人給其使，令此諸給使，皆悉聰達，明了點慧，柔軟調伏，常勤精進，未曾懈怠，成正直心、饒益心、安樂心、慈心、離怨敵心。」（註9）

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六〈法師功德品第十九〉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是法華經，若讀、若誦、若解說、若書寫，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、千二百耳功德、八百鼻功德、千二百舌功德、八百身功德、千二百意功德，以是功德、莊嚴六根，皆令清淨。」（註10）。

經典中記載透過「書寫」佛經，此福無量不可計、佛常隨護衛，免一切災橫侵惱、可以莊嚴六根等等功德。因此，寫經活動之所以興盛，與經典闡述「書寫」功德有關。

佛經的載體歷經書寫、雕刻到印刷的轉變，加上許多大乘經典，不斷闡述讀誦、抄寫之功德，使佛教的流傳，與「書寫」、「功德」產生密切關係。中國宋朝有五次雕印大藏經，其中只有一次是官刻的，其餘四次都是由個人或獨立機構發起、募捐善款，請人書寫雕版而印成，由此可見書寫流通功德之大。



在敦煌文書題記中，記錄了各階層的社會人士以抄寫佛經祈求消災，在文後會記載供養此經的時間、地點、動機、抄寫目的等，抄經供養成為信士求功德的方式。由敦煌寫經題記更可以證明寫經的動機與求願、發願、還願有關。

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由於受因果報應觀念的影響，因此發展出許多供養佛、法、僧的功德論，如出家、供養、布施、寫經、放生、造像、造塔、隨喜……等功德。其中，寫經的盛行，在中國甚至發展成一種職業——經生。其後，由於印刷術的發明，宋代印刷術尤為興盛，成立印經院印刻新譯的經典，逐漸取代了以寫經方式流通佛經。因此，對以刻經、印經的方式流通經書，提供、成就他人閱讀，其功德亦等同於寫經的功德。

今日所談的印經功德，其實是始於書寫流通經典。因為隨著時代的變遷，載體的不同，使「書寫佛經」的功德與「印刷佛經」的功德被畫上等號，認為佛經所言之書寫功德與印刷功德是等同的。由此更加速了佛經的印製流通。

《法華經》云：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。」又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〈法供養品第十三〉：「若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，即為供養去、來、今佛。……云何為法供養？……若聞如是等經，信解受持讀誦，以方便力，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，守護法故，是名法之供養。又於諸法如說修行，……以法供養，於諸供養為上為最，第一無比。」（註 11）從此節經文已顯明：信解、受持、讀誦經典，是究竟的真法供養。

佛教非常注重弘揚及文字般若的傳播，因此，印經和流通佛經，亦是法施——法供養。法

供養，是順應聖心、長養聖道之途徑；財供養，是護法利生之行。一般人認為發心印經，便是以財弘法，使讀誦受持者得究竟安樂，即一舉而同時具備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

三、歷代祖師大德對「印經功德」之闡揚

中國佛教歷代祖師對於「印經功德」之看法，最為有名的當屬印光大師。他是近代淨土宗祖師，一生印經傳法，並請其弟子成立「蘇州弘化社」，專門印製佛經、佛書贈人。印光大師將信徒的一切供養，拿去印佛書流通，為人種福田。（註 12）印光大師教導弟子印經是修大福報，發心印經，教化眾生，是真正福田！

前文提及印經具足三種布施——印經需要錢財，是「財布施」；經典是法，這成就了「法布施」；別人接觸經典後，破迷開悟，遠離一切顛倒恐怖，這是「無畏施」。所以，印經包含三種布施，這叫圓滿的布施功德。

談印經功德，流傳最廣、最為人稱道的是印光大師所造的「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」，幾乎成為現代流通佛書的廣宣文詞，主要被記載於結緣書冊的內頁，其內容如下：

- 一、從前所作種種罪過，輕者立即消滅，重者亦得轉輕。
- 二、常得吉神擁護，一切瘟疫、水火、盜賊、刀兵、牢獄之災，悉皆不受。
- 三、夙世怨對，咸蒙法益，而得解脫，永免尋仇報復之苦。
- 四、夜叉惡鬼，不能侵犯，毒蛇虎狼，不能危害。
- 五、心得安慰，日無險事，夜無惡夢，顏色光澤，氣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



- 六、所言所行，人天歡喜，所到之處，常為大眾愛戴。
- 七、至心奉法，雖無希求，自然衣食豐足，家庭和睦，福祿綿長。
- 八、愚者轉智，病者轉健，困者轉亨，厭女身者，報謝之日，捷轉男身。
- 九、永離惡道，受生善處，相貌端正，天資卓越，福祿殊勝。
- 十、能為一切眾生，種植善根；以眾生心，做大福田，獲無量勝果。所生之處，常得見佛聞法，直到三慧宏開，六通親證，速得成佛。

由上文得知，印造經像可以得到種種功德，舉凡求現在生安樂自在與來生福報，或現世遇到災難、困厄之化解，皆可透過印經的作為得到殊勝功德助益。

由於印光大師十善行的提倡，讓印經的行為，更普遍化，使近代人凡遇到祝壽、賀喜、免災、祈求、懺悔、超薦之時，皆以印經施捨造善結緣。

《歸元直指集》整理了修學佛法的善行與邪行，讓後人能辨正，並特別提倡「印經造像」能令所求滿願。該書卷二：「若欲保安、許願，須將眾善奉行，或供佛齋僧，或印經造像，或買命放生，或濟貧救苦，或念經禮懺，或露罪解冤，或修橋砌路，或普施茶湯果，能如是行之必得隨心滿願。」（註 13）

百丈禪師所著《百丈清規證義記》卷五，亦明示：「刻印經典流通。乃興起佛法之第一大事。」（註 14）

憨山大師所著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十：「且觀世之高官尊爵，富貴榮華者，此等必是前世修福、供養三寶、齋僧布施、印經造像、修寺建塔、

濟貧拔苦之所感招。」（註 15）

此外，《教乘法數》亦提到說法五福報：「生長壽，得大富，得端正，得名譽，得聰明。」（註 16）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下「印造經文」一文亦提及施經五福：「一者得長壽，二者得大富，三者得端正，四者得尊貴，五者得聰明。」（註 17）

由此可知，講經說法和印經送人，皆可以得到五種福報，略述如下：

- 一、長壽——因為人們聽經和讀經以後，增長慈心，護念眾生平等，不造殺業，故將來能感得長壽之果報。
- 二、大富——人們聽經、讀經以後，樂於喜捨布施，廣結善緣，無有盜心，所以將來能感到大富的果報。
- 三、端正——人們聽經和讀經以後，善念增上，心平氣和，安詳自在，所以將來能具足長相端莊的果報。
- 四、尊貴——聽經和讀經以後，信仰佛法歸依三寶，所以將來能感到尊貴。
- 五、聰明——聽經、讀經以後，心性澄靜，領悟力會增長，通曉事理，所以將來能感得聰明的果報。

由以上中國歷代祖師及中國的佛教文獻所載之「印經功德」更可以確認，因其功德利益更加速了佛經的流通。我們由各時代所求的功德，更可以瞭解當時代的功德觀。無論是現世、來世或生者、亡者，皆可獲得利益。

四、印製流通佛書的真實義

歷代的典籍記載，寫經、刻經、印經是莊嚴殊勝的功德，所謂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。加上



祖師大德對印經功德是如此的肯定與大力提倡，致使佛教徒歡喜廣修法供養。但隨著時代的演變，有些善信人士從事「印經」，只知求取功德，卻未受持，或不知所印經書之內容為何，更不知流通佛經的意義是什麼；也有善信只知「印經」是善行，不問是否有需求，就印製大量佛書，反而造成資源浪費，無法達到佛書流通的真正目的……等，所反映出的現象是：公共場所處處可見擺放許多善書，但乏人閱讀；堅持倡印某幾種經典所獲利益較大，不斷倡印造成佛書過多等，諸如此類的問題，反而壞失流通佛經的真義。

佛書是佛法的呈現，一字一句都蘊藏著佛教的智慧珠璣，要能在現時代繼續保有「印經功德」的殊勝莊嚴，是印經者需要建立的共識。

關於「印經」、「佛書流通」是一個值得深思探討的問題，在此提出幾點印製流通佛經的真正目的，供眾參考。

（一）弘揚佛法，令正法久住世間

佛教的印經流通，歷來受到「功德」思想的影響而大放異彩，但也因僅停留在修持累積「功德」的想法，而使得佛經流傳的意義與價值未能全面彰顯。以為從事助印、流通經典，在於得到今生或來生的所求功德，而忽略了流通佛經真正的目的——弘揚佛法，令正法久住世間，歷久不衰。

佛經在不同時代，信仰者透過不同的載體，對經典的抄錄、受持、讀誦、供養、出資印製流通，不僅是一種結緣、布施的信仰行為，更重要的是保存佛教三藏，讓佛法可以普及深入世間、遠傳留世。

（二）能解如來意，開啟眾生智慧

佛法，是佛陀的教法；佛經，是將佛陀的教法結集。而佛經不是只有拿來「供養」而已，更重要的是能信解佛義、信受奉行，將法音宣流，讓眾生都能獲得妙法的滋潤。

佛教有多部經典，其流通分中，常是囑咐佛弟子應當信受奉行，如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卷二：「若有眾生聞此經者。於無上道終不退轉。是故應當專心信受持誦說行。」（註 18）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：「若有人能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，如是人等，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（註 19）

因此，可知佛經闡述功德之大，在於聽聞閱讀，親近佛法，瞭解佛法義理，信受奉行，藉著印經讓眾生有緣學習佛法，透過研讀經典，能開啟眾生智慧，種下菩提種子。

（三）非執著於「功德」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：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；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」（註 20）

由此可知，「書寫」所獲功德之大。「印經」提供眾人閱讀，此善行本來就有「功德」存在，無須外求。求取功德只是一種透過祈願的手段，作為接引眾生的目的而已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中亦多處經文提到「功德」的概念，甚至於該經亦常使用定型句來闡述「功德」之概念，讓我們知道所謂功德者，即非功德，當我們願意放下對「功德」之執著，其實「功德」即自然出現了。



五、結語

從佛教經典中溯源瞭解「印經功德」，當初佛典裡並無「印經」一詞，只有「書寫」，但隨著時代的變遷，載體不斷的轉變，從書寫、雕刻到印刷經典，使書寫經典的功德與印經的功德形同畫上等號。加上中國歷代祖師的身體力行，廣為弘傳印經之功德，使「印經」成為佛教徒的信仰行為，透過此作為來完成「法供養」。

然而功德為何偉大？其實是因為佛教的經義，隱含著甚深義理，若能正信聽聞、思惟、受持、誦讀、禮拜，乃至於生活日用中，二六時中，藉由佛經的教導，反觀自身行為，躬身實踐佛道，必可藉此增長善心，具足正念，遠離煩惱、痛苦而得自在安樂。

因此，從事「印經」的宗教信仰行為，其目的在傳播佛法，讓我們信從於經典的教誨，服膺於佛陀的教化，開啟眾生的智慧，提供眾人快樂解脫的橋樑，所為善行，功德當然是無量無邊，無可言喻的。

【附註】

- 註 1：一行著，《怎樣讀懂佛經：從文字到般若》，（中國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，2008），頁 14。
- 註 2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十卷：華嚴部·下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444c26-27。
- 註 3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四十四卷：論疏部·五；諸宗部·一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649c8-10。
- 註 4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三十九卷：經疏部·七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429a4-8。
- 註 5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三十三卷：經疏部·一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318c14-15。

- 註 6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三十七卷：經疏部·五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11b6-7。
- 註 7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二卷：阿含部·下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550c5-6。
- 註 8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五卷：般若部·一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555a7-11。
- 註 9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九卷：法華部；華嚴部·上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514b7-11。
- 註 10：同上註，頁 47c3-8。
- 註 11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十四卷：經集部·一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556a-557a。
- 註 12：參考于凌波著，〈蘇州靈巖山寺釋印光傳〉，《民國高僧傳初編》，（臺北新店：圓明，民 87），頁 128、130。
- 註 13：《大藏新纂卍續藏經·第六十一卷》，（臺北：白馬精舍印經會），頁 479b22-c2。
- 註 14：《大藏新纂卍續藏經·第六十三卷》，（臺北：白馬精舍印經會），頁 441c18。
- 註 15：《大藏新纂卍續藏經·第七十三卷》，（臺北：白馬精舍印經會），頁 525c6-9。
- 註 16：釋超海等校訂，〈說法五福報〉，《重訂教乘法數（一）》，（臺中：榮富文化基金會受託印經處），頁 444。
- 註 17：周安士著述，〈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·卷下：印造經文〉，《安士全書》，（臺中：青蓮，民 78），頁 5。
- 註 18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十二卷：寶積部·下；涅槃部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279a6-8。
- 註 19：高楠順次郎，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·第八卷：般若部·四》，（臺北：世樺，1990），頁 750c14-18。
- 註 20：同上註，頁 750c7-12。

